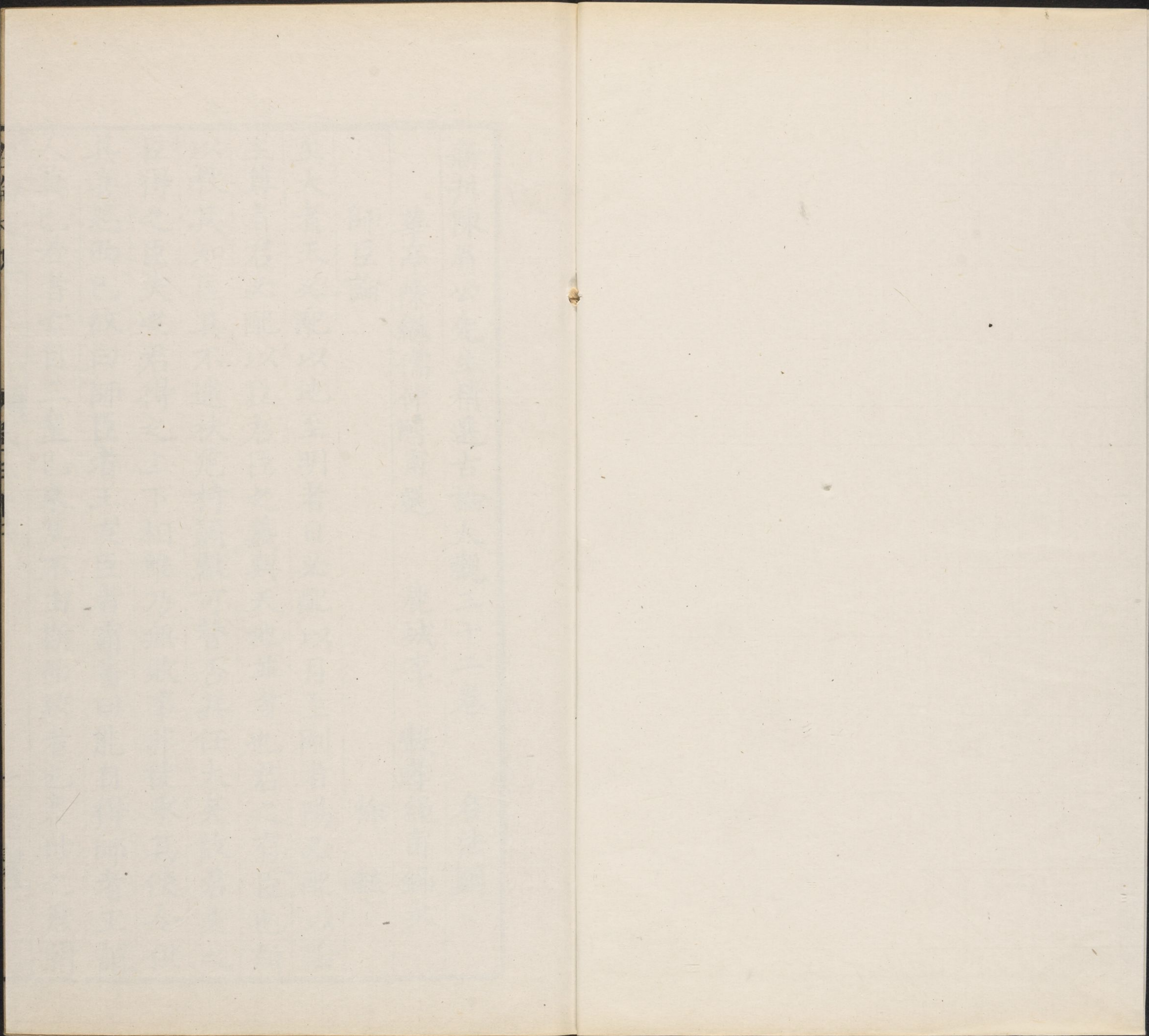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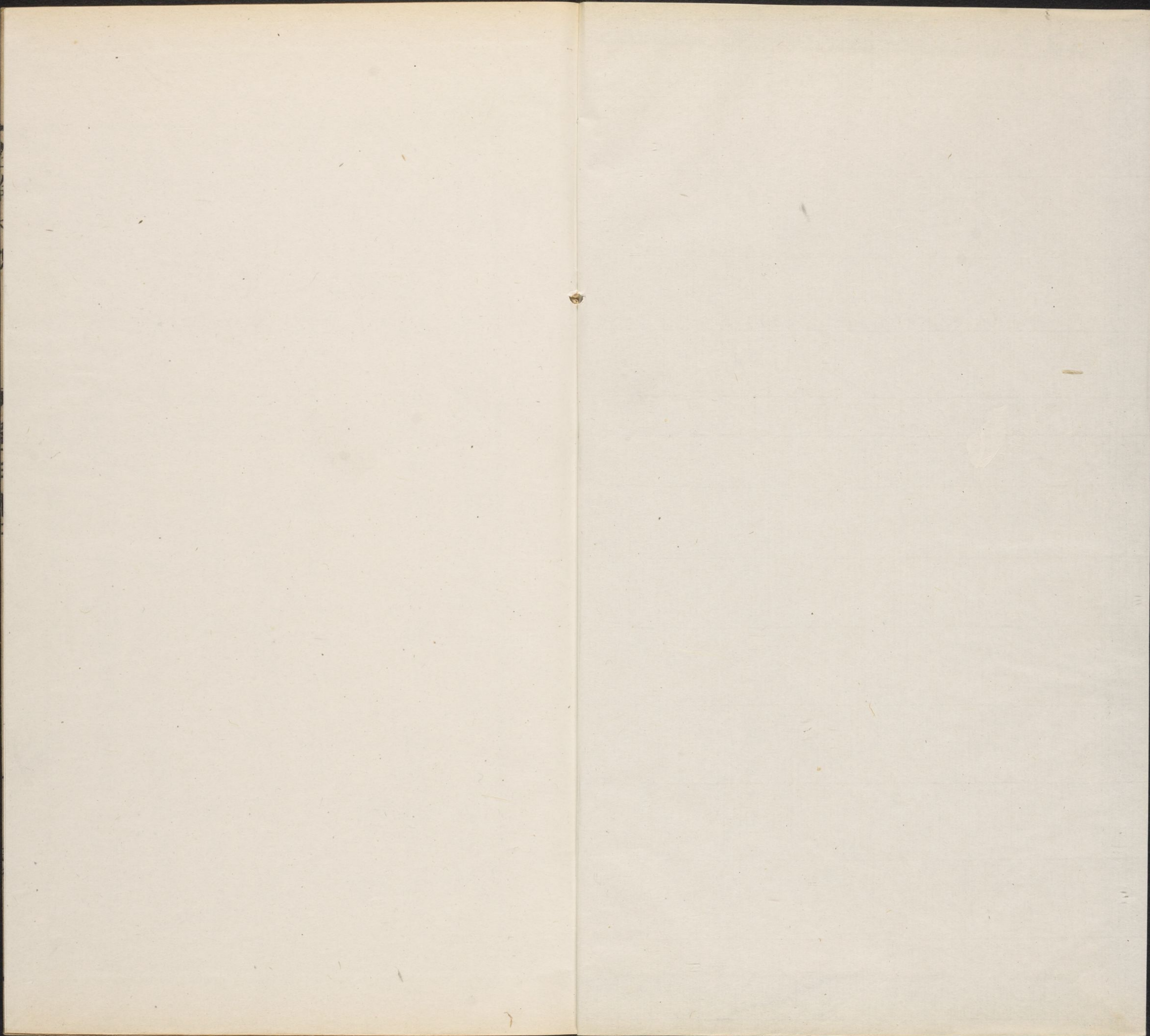


T 5238.07 / 7922

39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二卷

名法顯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鹿城李

穀孝繩甫編次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
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
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
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
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
人莫已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

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已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
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
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
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
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
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編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
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
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
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

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
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
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
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
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
論况常人執夫為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
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
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
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一
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兄弟論

常德志

余以天論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
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
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
千載不無此感敢託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
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
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
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太夫名為習禮
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違

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
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君子
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
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
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罩着雲而立
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
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切塘共泯此則相
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
况人乎然不善其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

道故牝鷄晨鳴三賢督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
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
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鷁載飛急難之
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
雅之篇敷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
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
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闔牆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
則須洛而歌鸞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
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

古詩九卷
卷三十三
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靦面目拆枝分骨
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
騰嘯相感如鬣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軍之禮終為同穴之
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
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
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天德均惟鵲孰能長
各蝨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夫失德全
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
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々之悲角弓匪駢々之歎其或分

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
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
而斂迹井蛙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
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
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
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々揚名以顯高視風
俗長揖縉紳斯文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於私
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圭分竹菴有山河不能輔
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板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

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其池是以五爭四裂非
關蛇鬪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
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
過於蓬蓽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
能相容睚眦薑介側目切齒遂使叢爾箕帝蠢爾孩童萋菲其
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
弟無陟崗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可撫
心王叔冶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
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

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
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
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
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
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為之迴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
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之同惡者也斯乃在
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
遺風宋萬樹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劍挂頭冠鷄佩猴拖象
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吕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

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
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荊州之意氣凌渤海之
縱橫當其吐納荆楊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鵬鷲謀臣盛於雲雨
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
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
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盱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
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皋朝同心同德魯衛為政雖休勿休得
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々無極是知管蔡之
玉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頽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

彼令兄弟縛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善哉言也吾無間然
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
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家室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
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為重即衾衾為血屬之親若
衾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兄弟
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
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
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
願聞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

零丁齒齒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
 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竭天
 踏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誠教而反
 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
 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
 苟有曾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
 今子大夫幸而見覩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
 人之表恢々焉周道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
 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緇素垂令範於黎甍
 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死生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
 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
 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
 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
 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拒於劇孟且夫
 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
 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
 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

書贖父罪詩曰鶴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
難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
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
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
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
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友論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
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
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
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
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
同異在哉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
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
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

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一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濤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欺以是

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踈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不能得

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誣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禁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
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青直之操亦有毀
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
旦觸群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
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
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
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
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

魏生以輿疾遠竄蓋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
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
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無一二况福
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
盡為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列女論

李延壽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德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露青史

古論九世
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
庶姬之恥也

君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
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
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
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
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
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鶴
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節而能全大
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王粲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

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比近
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之所病
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于宗族受禍郭代公
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
履危機竟令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
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君子無私論

稽康

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
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違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
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
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
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
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身為貴者是賢
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

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小人論

李德裕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知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踈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至于白公負刖翼之德宰嚭遺灌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于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知也夫穿窬之盜

迫于饑寒莫保性命于高貨者有何恩義于多藏者有何仁愛
既無恩愛則是取資于路拾金于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為是有
償金者之行矣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
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
鉞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于以怨報德之人者
亦未為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于人者是
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四子講德論

王 褒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
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
牙去鍾期而舜禹道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
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鬻頑顛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
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
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
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

古詩六卷 卷三
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媧倭傀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
柯無辦公翰不能以斲但懸屠矧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才蔽于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
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
二人焉乘輅而歆倚倪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
曲折不失節間歌者為誰則浮游先生陳立子者也於是以士

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
見豈聞曩從末路望聽王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游先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
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
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
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
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王曰夫樂者感
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
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

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于砥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寶也精鍊
歲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
巍々蕩々黎民所不能命哉是而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
乎洋々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
寃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歎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
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
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
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

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
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
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
聖德莫不霑濡龐眉蒼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顛濟湏臾觀大化
之淳流于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忻中和感發是以作
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惑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々而後
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

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鱗鱗並迹九罟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哀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空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于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

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于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蟀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顛同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
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
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
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則閔
于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于四海羽翼
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名哲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
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
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
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
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至上弘風俗而聘太平濟乎多士文
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
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
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
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匿
匿息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

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
宰相刻峭大禮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義長于酷虐狼
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粟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
不畜豕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
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
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邕、群鳥並從舞德垂
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擲比大化隆洽男女條

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者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
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
寇甲士寢而旂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
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矯蹇習俗桀暴賤老貴
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
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
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

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
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
接編結沮頽焦齒臬矐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
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
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駢淺不能
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
仰歎怡懌而悅服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秦觀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
於為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蔽溺于楊而為
人之蔽流于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
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
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于
已夫公于物仁也私於已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
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
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

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于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于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于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于己既成則分之于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于外以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入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入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才德論

王栢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耶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鐘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鐘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于才者或薄于德豐于德者或殺于才鈞之不能兩全

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鄴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
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
者一也首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
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
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柳
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
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
噲屠者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
人漢祖舉而用之故張秦卞項而兼天下魏國置相而用田文

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
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
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
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
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縻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
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
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漑不能生
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久主利其
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

固而枝葉後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獲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

古詩九卷
卷三
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響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讐哉以進退於人謂德讐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

鰥寡虐我惇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忠義論

脫脫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于死敵往々無惧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々可書匡直輔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

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
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
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
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况于國破家
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
邈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于布衣危言嬰鱗觸諱
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
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

孝義論

令狐德棻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
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
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
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
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
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
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
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為難者可以為易矣

仁孝論

延篤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
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
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
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
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
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
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
踈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

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走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原孝論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為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拂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於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為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

實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成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為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真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墻鑽穴而迨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剥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覲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愛日論

王符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
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
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民靜而力力有餘也
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閭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
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
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
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

古言不極 卷三十一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賊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賊故見私於法若是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

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于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廢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哉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

古語六卷
卷三十一
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
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
何由而作乎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
無思哉可無思哉

立節論

劉向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
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
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
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
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
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
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
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

道母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
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
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
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
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
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
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
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
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

報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
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誠節論

王 獻

炎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
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
愧於英俊沒無果於神靈蕩然偃於暗室之中堂然行於
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
人一體客曰誠如是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杖節死義
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耻之
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
通而終為負義且臨患難履顛雖商賈小人屠沽賤猶能相拯

窮蹙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甫冠拖縵掖衣口誦先聖
之文胸懷義德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
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蘇通不修廉隅杜篤
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丁儀貪婪而乞
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士夫無信不
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
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
先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
若見惡不能去則邪佞之人群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

去苟懷誠安得不嫉諂諛今公卿席客茂馮諛毛遂之忠誠
侯伯幙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賄賣主奉越以事吳或首
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蘧蔭戚施與夫誠節之士
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已客曰若乎先王之論
誠亦富茂廼歛衽而退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

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
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
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戍人也商鞅魏人也而
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負楚人也而
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
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
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
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

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
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
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
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
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
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
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
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

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糠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

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執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執

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

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繲紕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

古言大義 卷之三 四
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使其護
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
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
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
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
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王
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
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為

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
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
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
也鄴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
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飢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
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曠之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
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
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
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

世說大觀 卷三十一 四十五
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近名論

范仲淹

孝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為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

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諛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言嗾々又曰分曹為黨徃々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

虛曠名重者蓋議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
山魏徒隸齒而醜貌于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恥
不及豈蚩、負壓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其羽翼時不敢害
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
安可以痛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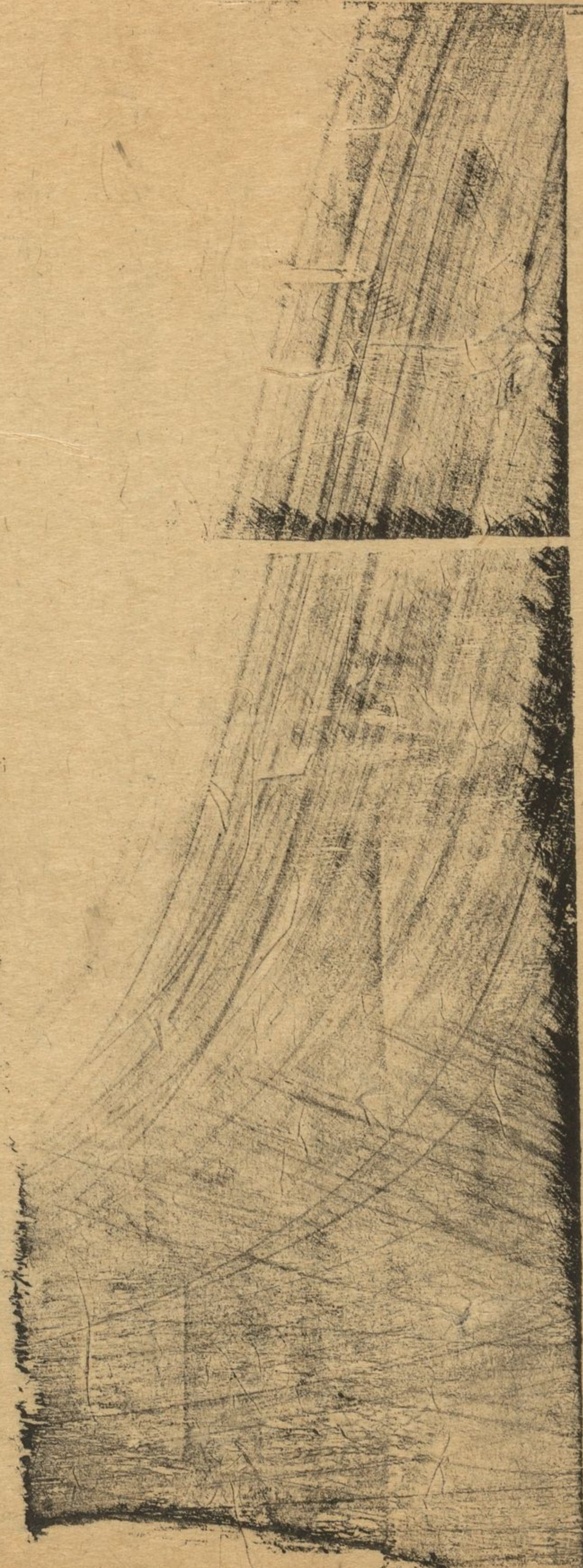
止名論

謝 偃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曠而不
探加以體局疑沉一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
時日暖朱遲風清世氣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
千載釋疑滯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
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鎧丈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
正左挈戟右提鞭賴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謂
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之實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
又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物馳日月而燭幽忠繁盈朝鸚鷺

成列是以鳴玉曜蟬者耻方於周召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
至於探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位
辯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絕遺賢
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心乎文圃
大啟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琳球擢天下之杞梓
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遺逸正先賢之紕紊欲令
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
今子齒旣盡矣形又槁焉上不能貢策獻竒枿珪分祿下不能
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

微潤而欲擬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絃荷箠
坐甲操鋒見長劔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
點汚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夫人於是俯而
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歛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命也物
固有欲而不可棄此盖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也且夫苟
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大馬猶足効其力今
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
能易位余何簡焉



應正論

王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眾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歛衽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關於衮職用謹言

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
登朝作士設教理訓開物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
賊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理刑期於無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曰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
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借賞以
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
此非已獨處正引吉而無咎矣乎觀漁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
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

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
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
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
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骨髓之中懷疑乎語默之境
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
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義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而大而則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
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以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

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威太守漢帝誠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言此則歸正不乖旨 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 **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

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否而論道乃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和而不同劉曼山辯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議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臣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

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
守憲章號為密網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
救其罪豈謂物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豈謂道教為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
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
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
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
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
曰家人嗃々無咎女子嘻嘻々吝炭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昔

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宜寫政論一通
置諸坐側其大概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
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灑括以矯枉用平典
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但人慢
吏濁偽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馱
捨銜轡於奔縱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鞅駕轉逸膏
肓更深僕吏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變為唯帝王之令歟
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
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高帝之所造也用親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一
故撓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
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王
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
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
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
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
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
政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斯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
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

以事君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攻諤其節思為社稷之百寮
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
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截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
汎天下悠之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
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言語論

劉知幾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

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
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
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
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
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
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鷄賁鸚鵡童豎之
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磻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
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

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
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
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時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
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
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
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
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
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
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

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
不忘經籍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
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
學如郊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
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揚由之聽雀如介葛之間于斯
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
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
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也抗詞正筆務存直
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

子以言多滓穢語

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媼而歸罪
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比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
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
其模楷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
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博張
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
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羊罵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
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

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比日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樹園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躡蹠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三十二卷終

